

在競賽中

陈仁友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1234

在 竞 赛 中

独 幕 剧

陈 仁 友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一 月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4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2 字数2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9/16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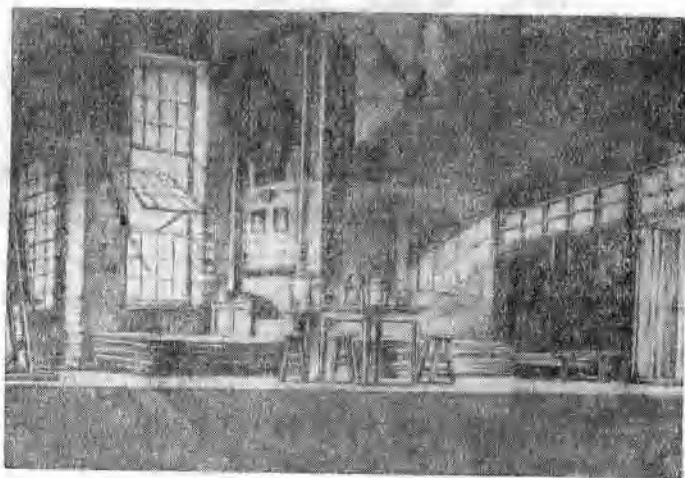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7) 0.16元

內 容 說 明

剧本通过某重型机器厂一次劳动競賽故事，批判了为个人名利、小組面子而爭取模范的錯誤思想，闡明了社会主义劳动競賽的意义。先进工人王保德在競賽中完全不計較个人得失，以高度的階級友爱，教育、团結了有成見、不虛心的老工人趙鴻奎，表現了这一競賽的偉大作用。



陈永祥作

人 物 趙鴻奎——四十歲。第二生產小組長，由私營工廠轉業來不久。

王保德——三十八歲。第一生產小組長，過去他是趙鴻奎的師弟。

張有才——三十五歲。生產大組長，過去當過私營工廠工頭，和趙鴻奎這次一同轉業來的。

王小芳——王保德女。十八歲。原始記錄員。

馬金根——二十七歲。第一組工人。

李福壽——五十五歲。第二組工人。

趙家喜——趙鴻奎子。二十歲。第二組工人。

陳 豪——三十歲。工会主席。

地 點 某新建機器廠一個部分投入生產的車間。

時 間 一九五四年春。

佈 景 車間的臨時生活福利間，為來往車間必經之所。它是利用車間的一個角落臨時隔起來的，室內有黑板報、光榮榜、競賽紅旗、競賽進度表等；因係部分生產，整個車間尚未建齊，故屋內也置放一些如鐵板、螺絲釘等材料；除此之外，屋中一角還隔開一個臨時更衣室。

正是中午休息時間，趙家喜滿頭大汗地从工作場走出，恰好與正走進來的王小芳相遇。

趙家喜 小芳，你到傳達室沒有？家裏怎麼還不給我送飯來呀？

王小芳 家喜，我保險你又沒有吃飯。瞧，我從食堂給你捎來幾個包子，還不够你吃呀！快吃吧，還熱着哪！我給你倒碗水去。

趙家喜 （吃着）我們的記錄員同志，給點情報吧。今天上午，你爹他們第一組怎麼樣？

王小芳 比你們強。

趙家喜 （看牆上的競賽進度表）哎呀！一組已經幹了這麼些了！

王小芳 人家大夥全動腦筋，不像你們硬是死幹；你們也得找竅門才行呵！

趙家喜 不找也不行了。唉！活太大，過去在福記工廠見也沒見過。二組的紅旗全耽誤在我身上了，眼子太多，沖不過來，這不是中午人家休息咱偷偷加班；代我爹幫忙，還是不趕趟！這個扣兒解不開，算是白忙一場。

王小芳 這事該和大夥多商量！要不和我爹說說去！

趙家喜 我爹不許我和別人商量，跟你爹更不行了。

王小芳 你們走了有十年，現在他們老兄弟倆碰了頭，倒像鬧不到一塊似的。他們是因為什麼呀？

趙家喜 誰知道為什麼！這裏問題多了，也不光是他倆，什麼你是“福記”來的，我不是“福記”來的……反正就是這一套。咱倆不是也有十年沒見面了，怎麼比从前更好了呢？

王小芳 咱們得想法叫他們好起來！

趙家喜 是呵！唉！得顧他們鬧彆扭，咱倆夾在中間真不好受，尤其是我。不然咱們的事也早办了。我想跟你爹把這沖眼研究研究，順便也能學一兩手技術，我爹就不讓。

王小芳 那你就跟他研究也行，他也是個老把式了，幹嗎

非跟我爹学!

趙家喜 他哪兒有功夫! 自从这个月競賽, 忙得連飯都沒在家吃过, 一回去就躺下了。

王小芳 你爹也怪, 自己沒功夫研究, 还不叫我爹和你研究! 家喜, 咱們可不能那样, 不管誰得紅旗, 總是生產要緊呵!

趙家喜 当然啦! 我呵, 已經偷偷地和你爹研究了好幾回了!

王小芳 还偷偷的? 真有意思!

趙家喜 嗯! 算有點門啦! 管他誰得紅旗, (開玩笑地) 反正不是我爹, 就是我老丈人!

王小芳 你再說……(追打趙家喜。)

趙鴻奎上, 趙家喜跌在趙鴻奎身上, 二人頓時不再嘻嘻哈哈的了。

趙家喜 爹!

王小芳 趙大爺, 還沒有吃飯吧? 我去看看他們給您送來飯沒有。(藉故跑下。)

趙鴻奎 一会功夫, 又跑到這兒談戀愛來了! 这二組連你也不爭气, 都这样, 咱們乾脆明天出个大字報, 不參加競賽, 認輸算啦!

趙家喜 爹, 不是……

趙鴻奎 (打斷趙家喜的話) 你們談戀愛我不管, 可你要好好

給我幹。我得叫大家說他閨女嫁給了模範的兒子，不能叫大家說我兒子要討人家模範的閨女。人活一口气。

趙家喜 老師兄弟了，您可總爭這個幹什麼！

趙鴻奎 你懂得啥！那會師傅才收了他，就讓鬼子抓走了；我們說是師兄弟，他乾脆是跟我學的手藝。現在可好，他處處壓我一頭，他是第一組，我是第二組，上級經常號召我跟他學習，我刮刮鬍子跟他學習？他的手藝是哪兒來的？要不爭爭這口气，我這老臉往什麼地方放！十幾年我在外頭也沒閒着呵！

趙家喜 爹！瞧您的眼睛都熬紅了，自己的身體也要緊呵！

趙鴻奎 只要一想起這事來呀，我是瞞也忘了，餓也忘了。咱爺倆加把勁，這回競賽說什麼也得叫大家看看“到底誰是真金子”！

趙家喜 咱們從福記工廠來這兒，王大叔對咱們處處招呼，我覺得很不錯呀！

趙鴻奎 不能光看皮兒，你知道他在背地裏說我什麼：說我落後，是伺候資本家的把式！他那不是招呼咱們，是“先進帶動落後”，“帶動”咱們呢！

趙家喜 這話您又是聽老張說的吧？

趙鴻奎 除去咱們一塊從福記來的，別人聽見了也不肯對

咱們說呀！

趙家喜 在福記咱們跟上他得罪的人還少呵！我看，您還是跟王大叔好好談一次，把疙瘩解一解……

趙鴻奎 （擺手）談什麼！他現在不是十年以前的王保德了。哼！那天生活檢討會，他們組的馬金根給我一個好下不了台呵！那全是王保德他自己不露面，故意挑唆別人收拾我，好讓我在大家面前丟人！叫大家笑話我。唉！除去老張，誰把咱們瞧在眼裏！現在我這麼大歲數了，還得跟人家學習，叫人家帶動……不能提了，走，趁着沒人，先幹活吧。

趙家喜 光靠偷偷摸摸的加班也不行，還是想法把我這個沖眼弄快點，找個竅門吧。

趙鴻奎 找竅門，現在不是時候，等竅門找着了，日子也過了，紅旗也跑了。那以後再說，沒那麼容易的事。

趙家喜 多找些人，大夥一塊合計合計，就許行！

趙鴻奎 大夥一塊合計？那麼些人，找着竅門的話，算是誰找的呀？別想那些了，等這月過去，咱爺倆慢慢找；不用找別人，咱們要找就找個大的……

馬金根上，趙鴻奎頓時不說了。

趙家喜 馬師傅，早呵！

馬金根 沒你們早！我這是趁休息時間，先作好準備工

作。家喜，帮我搬搬这堆鉄板。

趙鴻奎 这堆不行，那是老張指定給我們的。

馬金根 都是車間的，誰用不一样！

趙鴻奎 不行！老張說我們的活要緊，叫你們用那堆呢！

馬金根 （到那堆旁边一看）老張怎麼，他一个生產大組長，

好材料給你們，次的給我們，这叫競賽呀！

趙鴻奎 那我不管，你問老張去！

馬金根 我不問他，非拿这个不可！

趙鴻奎 非拿这个？你倒比誰全厲害呵！

王保德上。

王保德 怎麼啦？老馬，又怎麼啦？

馬金根 組長，你看看这堆鉄板，再看看那堆；好的他們

二組都挑去了，次的叫咱們一組使，还拿老張吓唬人！

趙鴻奎 以後各領各的料，不要掺在一起！

王保德 （仔細看過）这也行呵！都不用，难道还往庫房裏退嗎？就这吧！

馬金根無奈，与趙家喜抬鉄板下。

王保德 鴻奎，您可得注意身体呵，瞧您的眼睛都熬紅了。

趙鴻奎 不要緊，眼睛上火，这是多年的老毛病了。

王保德 越是老毛病，越不容易好。您还是十年以前那脾

气，幹起來真冲！

趙鴻奎 可兄弟你就不是十年以前那樣了！

王保德 那會我更是啥也不懂，多虧您幫助。

趙鴻奎 這會你可懂得多了。十年多沒見，以前你參加過
罷工運動，現在又是模範，又是黨員的，開會講話也
能一套一套往外端！師兄我可落後了。

王保德 又開玩笑了。說正事吧，二組這回的冲眼活兒
多，誤事不誤事？

趙鴻奎 誤事？我還沒聽說過哪！你听誰說的？

王保德 要有問題的話，咱們大家可以一塊研究研究。我
知道您組裏老師傅不多，够您一個人招呼的，要不我
給您撥兩個人吧？

趙鴻奎 給我們撥人？你真替你老師兄操心哪！

王保德 您二組幹的這批活兒是整個煤氣發生爐的節骨眼
兒。幹不好，咱全車間、全廠都要受影響！

趙鴻奎 是啊！這批活原來就該歸你們一組幹，你們是模
範組麼，我當初真不應該把它接下來。得了，這回
你也別給我們撥人了；下次再有這種活，我是不敢接
了。

王保德 瞧這話說的，全廠作冷活兒，論技術您是頭一
份，我还是跟您學的呢！

趙鴻奎 那是多會的事，現在可不一樣了。

王保德（虛心地）這幾天您二組幹得挺不錯的，用的什麼法子，有什麼經驗？咱們交流交流，我跟你學學。

趙鴻奎 這不是瞎扯麼，你們這上了光榮榜的不說多教教我們，我們要有經驗，不也早上了榜啦！

李福壽晃晃悠悠地提着飯盒走上。

李福壽 嚶，王師傅，老馬叫您哪！

王保德下。

趙鴻奎（看着王保德的後影，小聲地）想找這個竅門，我沒那麼傻！（轉向李福壽）老李，你怎麼才來呀？

李福壽 不晚呵！我這架老錶準着哪！

趙鴻奎 紅旗得上得上，就剩下這幾天了。老李，再添把火，這鍋飯就燒熟了。

李福壽 我本想早來，可是下工一出門，碰見個賣魚的。

嚇！活蹦亂跳的鮮鯉魚呀！現在上了點年紀，就好個吃喝，解放了還不正正經經享兩天福呵！回家儘顧擺弄這兩條魚，就來晚了點；可是比起早先，這我還算來的早呢。喲！我倒忘了，你的飯我給你捎進來了。

趙鴻奎（接過飯盒）又喝了兩盅，是不是？紅旗到了手，咱們再好好吃喝還不行！你是個老師傅，叫我少替你操點心吧。

李福寿 替我操心？那是多餘！喝多喝少我心裏有底！我也不是吹，我下的料天天有富餘，都在那兒放着哪。像家喜这个冲眼速度，我一个人能供他三个人用，不信咱們就試試。我这道工序保証不誤家喜冲眼的事！紅旗絕不会从我这兒出岔！放心吧！

趙鴻奎 快走，咱們再帮家喜冲幾個眼，現在就是挤時候，多冲一个是一个！

李福寿 我說，就衝这冲眼也比不过人家去，幹半天还是白幹；倒不如消消停停的，保住質量，也用不着偷偷加班受批評！競賽競賽，那是年輕人的事，咱們老头們只要不擋住他們的道兒就行了。你还是先吃飯吧。

趙鴻奎 人家一組的老头們可驕着勁哪！走吧！我哪天不是一边幹活，一边吃飯。（拉着李福寿下。）

張有才、陳豪二人边走边說上。

張有才 （指着李福寿的背影）您瞧您瞧，連李師傅都早來了。这回競賽，工人的勁头实在足，尤其是我負責的第二組。陳主席，既然車間幹部分工包了乾，您瞧吧，我这第二組決不能落在後头！

陳 豪 嗯！完成任务是沒有問題……

張有才 二組的任务包給我了！自从您批評我以後，我可真轉變了，每天下車間，和工人結合。

陈 豪 你好好向工人學習吧！

張有才 按說我也是个工人階級，不过过去在福記工廠性子太直，常得罪人，別人才对我有點意見。現在我和趙師傅他們处的可好哩！他是什麼脾气，我都能摸着。

陈 豪 你負責發動第二組，这是因为你和他們熟，一組有事你也得管呵！

張有才 沒有不管呀！不过王師傅是有點驕傲，不大好領導。

陈 豪 （奇怪）王師傅怎麼驕傲？

張有才 自打競賽搶紅旗，二組是早來晚走，有的連午飯都不回去吃。一組呢，还是那樣，一點特殊表現都沒有；他們自覺着是模範組，看不起人，連我這大組長也不在人家眼裏，經常找我的毛病，打擊我的威信，我說話他們簡直就不待听。

陈 豪 啊，你把王師傅找來，我跟他談談。这回運動就像水開了鍋，咱們得把它往正路上引；工人競賽，要越競賽越團結。你順便去看看老趙他們，休息時候別叫他們加班！

張有才 对！我看看去！（下。）

少停，王保德上。

陈 豪 王師傅，這幾天老趙可更上勁了。

王保德 我師兄幹起活來老是这样！

陈 豪 你們可得加油呵！

王保德 当然加油。

陈 豪 不，光自己还不行，還要幫助他們加油。

王保德 可人家要是不歡迎呢？

陈 豪 怎麼？

王保德 剛才我又談那個沖眼的事來，他把我頂回來了。

陈 豪 他以後準有不頂的時候！

王保德 陈主席，工作真困难哪！和機器打交道我不怕；
和人打交道我實在不行。

陈 豪 老趙是個直性子人，他的思想馬上扭不過來，我們就等等他，還能有工人階級不肯跟共產黨走的嗎？
你不要怕困難哪！

王保德 困難我倒不怕！

陈 豪 這工作並不是只你一個人在做，搞好新老工人的團結是我們大家的共同任務。站在這兒的只有你一個人，站在你後面的羣眾却像樹林子似的那麼多；大家都會支持你，幫助你的。這一批從“福記”轉來的工人，像老趙那樣的，還不少呢！能做好他的工作，別人就都會跟着走的。

馬金根氣上。

馬金根 陳主席也在！你說說，這也叫競賽呀！好鐵板他們使；次的給我們，誰不知道用次的費時間！

王保德 剛才咱們不是研究好了，用那個大剪刀車剪嗎？

馬金根 是啊！人家不叫用麼！

陳 豪 誰不叫用？

馬金根 老趙、老張。說二組的活要緊，車先俾二組使。

他們還說俏皮話，說模範組是吃飯組，克服不了困難。

陳 豪 這又提模範組幹啥！

馬金根 模範組是大家選的，又不比誰低一頭，憑什麼我們一組處處吃虧！

陳 豪 我去看看去，一部車還幹不過來？（下。）

馬金根 老張的思想就不對頭，他一個大組長老這麼處理問題還行！

王保德 陳主席一去保險解決。二組的活是節骨眼兒活，咱們就吃點虧讓他們些，國家可就沾便宜啦！

馬金根 咱們讓的還少呵！工具是他們挑，人也是他們挑，要不為了團結，我早就跟他們幹上了。老想把咱們壓下去，顯出他們來；你們把真本事放在那兒，我自然佩服，這樣可不行！

王保德 他們從幾千里地到這兒來參加建設，咱們不幫助